

理想激情的深刻书写

□ 乌兰其木格



锐书评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戍边史和屯垦史是共和国历史上的壮举。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几代人艰苦劳作，成功让昔日无人驻足的戈壁荒漠变成瓜果飘香的安居之地。维吾尔族作家阿舍是“兵团二代”，出生并成长于新疆南部塔里木河下游的军垦农场。大学毕业后，她生活在宁夏银川，但时空的阻隔并未剪断自己与故乡的血脉情缘。她曾经说过：“故乡给了一个人最初也是最重要的成长记忆和成长经历，是一个人世界观、心灵空间和性格的塑造和养成地，是一位作家审美基因的形成地。我们在年轻时总是对远方有无限向往，但到了中年会变成脚踏实地生活在此处，不断回望往昔与故地。这时候，故乡不再只是个体的记忆和远方上人们的历史。”由此可见，阿舍的故乡书写在关注个体命运的同时关涉时代历史的思考。

长篇小说《阿娜河畔》是阿舍献给故乡和父辈的缅怀之书。作者以宏阔的视野和饱满情感的笔墨，叙写了阿娜河畔茂盛农场两代人的垦荒史和生命史。为了尽可能还原历史的真实，作家在充分调动童年经验和个体记忆的同时，又花费了大量时间去搜集和整理有关资

料，举凡农业、工业、教育、水利、科学、医疗等内容均有涉猎。学者式的严谨和精益求精的态度，使得这部小说细节绵密而富于质感，显现出史诗般正大疏阔的气象。在理想的感召和主人翁的豪情下，来自五湖四海的初代垦荒者日夜奋战在广袤无垠的戈壁荒滩上，他们住地窝子，喝咸涩发苦的井水，穿带补丁的衣服，嘴唇因干燥而开裂……艰苦的物质条件和超负荷的劳作，并没有改变他们的美丽初心与昂扬激情。在访谈中，阿舍以质朴的语言向他们表达了崇高的敬意：“无论是20世纪50年代初进疆的解放军、支边青年，抑或是60年代陆续进疆的知识青年，他们都怀着一颗赤诚之心，积极投身国家的建设。他们从不吝惜自己的青春，不怀疑心中的理想。”小说为大时代的普通人立传，将这一段行将消失的生活和历史进行抢救性的发掘。作品通过阿娜河畔垦荒者和建设者的命运境遇，折射出半个多世纪以来社会历史的变迁。《阿娜河畔》接续了现实主义文学的伟大传统，以严肃的态度和良善的心境，看待社会、历史和人性，有着乐观、爽朗和温情的气息。小说中的人物虽然历经磨难，却依然勤恳、本分、宽厚和充满德性。譬如，明双全、明中启父子两代扎根西部公而忘私的奉献精神，诚信秀和石昭美母女对爱情的期许和对家国的守护等等。

在如实呈现垦荒历史艰巨繁重的同时，阿舍深入生活的细部，发现日常生活中的喜乐和故乡风景的优美。作家运用散点透视的方法，对阿娜河畔的自然风光和民情风俗进行了精细的描写。事实上，西部边地虽然荒凉僻远，却也自有其殊异迷人之处——“戈壁滩的夏夜凉爽宜人，营地里最后一个地窝子里的油灯熄灭之后，白天被改造和开垦的荒原似乎又回到了原初的地老天荒里。恰好是个月圆之夜，银白色的月辉明晃晃的，照在骆驼刺指甲盖大小的绿叶上，照在又虚又软的碱土路面上，照在地窝子门前一团用来当柴烧的野麻上，绿叶白亮亮的，灰土路白亮亮的，野麻枝白亮亮的，让人直以为到处都被刷上了一层银亮的粉，让人总想伸手抚摸这层在夜里亮得如此出奇的东西。”又如，“一望无际的沙漠平滩，黑压压的鱼群，茂密的芦苇荡，白色群鸟……任凭外面的世界风雨飘摇，这里只有海阔天空，只有太阳的万丈光芒和星月无尽的清辉。”西部大地上壮阔雄浑的自然风光内嵌于小说的叙事机制。风景画、风俗画和边地风情的氛围营造，不单是一种诗化或抒情化的文本策略，更根植于阿舍身为“兵团二代”对地域风土人情的真切认知。在田园牧歌的风景中，茂盛农场的建设者为日常生计而奔走，他们随遇而安，并在寻常岁月中寻觅爱、美、欢乐。“一家人都吃得饱饱的，明雨又给人家切了一盘哈密瓜，洗了一盘甜得够嗓子的无核白葡萄，大伙儿都嚷嚷着没有地方吃了。饭后拾掇绳索，明雨哄孩子睡午觉，石昭美给躺在床上的被暖烘烘的阳光晒得昏昏欲睡的诚信秀掏耳朵，母女二人有一句没一句地说着话。明中启与女婿坐在屋门前的一张棋盘小桌前下象棋，棋子一声高一声低地落在棋盘上。”寻常日子有它的坚实、温暖与自足。这些细节化和场景化的描摹，凸现出普通人安妥、适意的现世生存。在这里，阿舍赋予日常的人生景观近乎神圣的尊严与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在阿舍笔下，地方小

传统和日常生活的温情守护并不意味着作品精神视域的狭小。即使地处偏远，阿娜河畔的人们也并不自外于现代化的进程。随着时代的移步换景，农场及其居民的命运都面临新的变化，包括西北边地与沿海都市、安居农场与返城就业的人生抉择等等。

《阿娜河畔》具有沉郁厚重的精神底色，阿舍以女性的细腻和深挚的情感，书写农场普通人的情感历程与心灵世界。小说里的人物常常陷入物质和物质的双重困境，而错位和复杂的爱情纠葛则令他们的心灵饱受折磨。在自由之爱与道德伦理的悖论中，身处其中的每个人都遭受灵魂的拷问。他们无奈、委屈，却又无解，唯有缄默和承受。学者李建军认为：“俄罗斯文学的感伤，不是缪塞式的自我中心主义的感伤，也不是哈代的充满悲观情绪和宿命感的感伤，而是一种充满道德热情和人性温暖的感伤。”阿舍坦言《阿娜河畔》的写作深受《静静的顿河》的启发。在对情感的领悟和世事的洞察上，这部小说在叙事的调性上确乎弥漫着“一种充满道德热情和人性温暖的感伤”。作家以同情共感的方式倾诉着人生的残缺和情感的错位，但在感伤的同时，小说的内部又充盈着明朗的色调和理想的激情。

《阿娜河畔》既是一部致敬父辈、回望故乡的抒怀之作，又是一部注目当下、探寻存在的智性之书。在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并置中，生命的喜悦忧患得以展现。小说结尾，茂盛农场被撤销合并，但人虽散，曲未终，它依旧坚定地屹立在西部大地上，并一如既往地庇护和拥抱阿娜河畔的有情众生。

(据光明网)



新书架

《麦场上的遗穗·柳鸣九先生遗著集》



作者：柳鸣九 著 江胜信 整理
出版社：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内容简介：本书集结柳鸣九先生晚年最新作品，大部分是在病榻上经艰难口授完成，由《文汇报》高级记者江胜信受柳先生之托整理并作序。

残稿拾遗——结合译著讲述作品内容，探讨作品思想性、艺术性，是先生对其《法国文学史》的学术补遗；另有数篇学人印象记，体现了先生对同道的赏识。

从“信达雅”到“化境”——以具体译作讲述其“化境”翻译理论、翻译实践，对近代中国翻译文化灿烂发展历程的梳理，是颇具水准的翻译文化史学术研究成果。

君子诚坦荡——是先生获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后各大新闻媒体的专访，展现其“一生只为打造一个人文书架”的文化追求及读书、工作经历，彰显其独特人格魅力。

晚年鸿雁集——为先生晚年与文化界名人往来书信选，记录其晚年生活点滴，先生晚年思想及对文化事业孜孜追求的拳拳之心跃然纸上。

《琢玉》



作者：毕然
出版社：晨光出版社

内容简介：长篇小说《琢玉》采用两个人物并用第一人称混合交替的方式讲述故事。小说运用双线结构，一条线是少年马布走出大山，外出求学的经历。另一条线是北京商人邵阳老师进山支教，帮助马布外出求学的历程。小说以象征着美好和君子之德的玉贯穿始终，体现了少年儿童在成长的过程中“玉不琢，不成器”的人文价值。

观。小说通过少年马布和支教老师的不同视角，展现了边远地区的少年儿童对于未来和外面世界的期待和憧憬。小说的主题书写了地处边远的塔吉克族在党和国家的关照下，呈现的新变化、新气象，体现了边远地区的发展和山乡巨变。这本小说是作家毕然深入采访支教者邵军和皮勒村少年马步之后的文学呈现方式。她用脚丈量土地，倾听孩子们的心声。

《花之语》



作者：崔莹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内容简介：作者博览古今，引经据典，讲述了那些鲜为人知的花草趣事。该书上半部分详细书写了24种花卉的历史传说，以及与之相关的文艺作品和名人轶事；下半部分则简要介绍了另外136种花卉的花容花姿。读罢不由感叹：尽管东西方文化差异悬殊，同株

花朵却蕴含着相似的文化意象，唤起人类共通的情感起伏。《花之语》呈现了花朵的时空旅行，这种旅行是文化的多重演绎与生成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看到，人类的情感及其表征方式可谓一脉相连。“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花朵的语言在历时和共时处的交汇，让人看到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和熔铸。

(据光明网)

凝练语言的功力

——读洪放《幽深之花》

□ 陆春祥

上这方土地，作者就显得忧郁而多情，连语言也带有南方巷子里幽暗的潮湿。比如：“夹竹桃与合欢，将身体夹紧；南方梅雨季节一到，烟水的气息里，纺车整夜不停。长长的黑白相间的带子，飘在巷子里，仿佛一根根枯瘦的手指，想抓住风、月光、露水、鸟鸣与她养在烟火里的卑微内心……”

这些语言，有文采，有思想，有趣味。洪放的乡村，是江南的乡村，一切都指向人物的命运。木槿和异乡的说书人，夜行火车和壮年陨落弟弟，淮河流水上那艘船上的男人和女人，某一个夜晚在南方的桐花下猛然闻见的祖母的气息……微妙的感情无处不在。“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个身材瘦小的女人将一盆水泼洒在用破缸装着的那盆兰草花上”，作者仅用一句话就概括了她的命运。语言精准地附着于他要叙述的内容，虽简，却

含蓄、内敛，这是中国散文之正宗小品，含金量足。

令我称羨的，还有《幽深之花》中节奏的控制，相当自律，却又意象十足，就像一个富翁，衣着虽然朴素，却有一种无法掩盖的气质。如《竹子开花》，全文仅200字，洪放像是设置了一个谜题——“有一种植物开花，却是越走越短的路，越短越低的日头。”谜底，正明晃晃地公布在标题中。还有《楚》一文，层层自然引申，虽字字惜金，却张力巨大。

或许，诗人有着庸常事物命名的本事和冲动。一经他们的眼睛望出去，一经他们的笔端流出来，世界便是另一番面貌。在这片土地上周而复始生活着的人类，是多么渴望这种新奇的。我以为，洪放这种节奏的自律，并不是词穷，而是一种凝练语言的本事，它缘于诗人的功底。

而《存史或者废弃——关于古镇三河的桥》一文，洪放竟然用了长达30页的篇幅，写了三河古镇的桥。沈家桥、马氏桥、油坊桥、木鹤桥、无蚊桥、二龙桥，从古写到今。其中的史料翔实，节奏跌宕，称得上是浩瀚。在这里，桥，已经不是地理上的概念，而成为一种文化身份的象征。30页的篇幅，生动的故事之间相互勾连，丝毫不显得冗长。

赏完《幽深之花》，繁花无限，各呈风姿，我有一种想要阅读洪放小说的冲动。我想看他如何在诗歌的意象之美、散文的语言之美和小说的叙事之美中自由地切换。

《秘书长》《百花井》《先生的课堂》以及《幽深之花》——如灿烂的鲜花，次第盛开。

(据光明网)

打开乡村生活的全息图景——《星空与半棵树》创作访谈录

□ 陈彦

纵向则千丝万缕地逐渐向县、市、省等更广阔的社会舞台延伸。温如风家的变故，也改变了安北斗的命运，他不得不一直帮他找树，不知不觉间，竟然耗费了他最美好的十年韶华。十年间，安北斗由对温如风无奈、讨厌、气愤，到理解、同情、介入，甚至被喻为“同伙”，但他也越来越感到自己是干了一件有价值的事。

“星空”与“半棵树”在小说里都是具体的现实存在，星空就是星空，半棵树就是半棵树，当然，既然要写它们，也就都包含着超越现实存在的一些精神寓意。“半棵树”是微小的、切身的、形而下；“星空”则是广大的、高远的、形而上的。它们分别代表着两种理解和处理生活经验的方式。其实在小说中，安北斗也不仅仅是“仰望星空”者，他也有他的“半棵树”问题，在事业和爱情两个方面，都面临着具体的牵绊。但他不同于温如风的是，当老温在半棵树的纠结中始终不能自拔，而他却通过仰望星空获得了更为宏阔的理解人与事的能力，可以上下四方、往古来今，化解生活现实的具体痛苦。在对星空的感悟中，他获得了常人没有的毅力、精进意识与担当勇气，最后成长为能够独当一面且代表北斗镇未来发展方向的重要人物。他的经历充分说明，高远的眼光和脚踏实地同样重要。

在小说之外，我对星空的热爱，从童年就开始了。那时候在秦岭深处，仅凭肉眼便可以看到满天繁星。而关于星空的神话传说，几乎俯拾即是，山村任何一个老太太，都能给人讲一堆关于牛郎织女和嫦娥玉兔的故事。即使讲神魔鬼魔，也都与自然现象紧密相连。美好的月夜，一定会

伴随着美好的人物故事出现，而黑暗与风暴，必定纠缠着悲剧与死亡。那些故事成了我生命的深刻记忆，我想，这就是文化血脉与传统的一部分吧。对星空的好奇，可以说伴随了我几十年，包括广泛阅读相关著作、观看探索星际的专题片等等。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喜欢仰望天空，积累了十分丰富的经验与智慧，有些发现至今令世人拍案叫绝。从人类经过细致观察、精密演绎推导的天文学与宇宙观中，我们甚至能得到比一些社会学家纵论社会演进规律更深刻的洞见。儿时的兴趣，让我成了一个天文爱好者，并始终对天文学抱有较大的好奇心。写这部小说时，一些东西刚好就用上了。

在《星空与半棵树》中，回旋着一只猫头鹰的“念白”。通过它的直接观察与间接隐喻，见证了小说中大树的被盗、山村的“点亮”、山体的被炸与爆炸、村霸孙铁锤的最终灭亡。这一形象，是我的特意安排。小时候，乡间关于猫头鹰便有很多传说，核心是说它可以预知死亡。这样的形象出现在小说中，可以打开另一种理解世界的目光。我之前的几部作品中也有这样的形象，比如《喜剧》中，就以一条柯基犬的口吻讲述了一般人眼光所不能及的现实，原因无它，就是想展现更多认知的可能性。《星空与半棵树》不仅涉及当下现实的具体问题，关于人和自然的关系，也是重要问题之一。有了猫头鹰的视角，从它的角度观察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可以更丰富、更充分、也更具意味。有人说这是一部生态小说，我对这个“标签”也没表示反对，毕竟这方面的书写篇幅较大，但它还有更多事情要说。

《星空与半棵树》所展现的村庄，出现了一些在现代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功利化、乡约渐逝等问题。在新的文化和伦理道德观念推进过程中，旧有的乡村精神秩序逐渐消隐，因此出现了如孙铁锤一般的极具破坏性的人物，在这样的影响下，乡村原有的秩序逐渐被打破。但是，即便在这样的状态下，仍有一些人物持守正道，努力做精神建构的工作。试图新的风尚应对复杂的生活和精神难题。小说中因此有了草泽明这样的人，他颇有古风，曾做过小学教师，后来因观念不合时宜而退隐在家。他读书、习字，貌似与世无争、萧然自远，却始终密切关注北斗村的世态人情。他也在悄然实现着他的“现代转型”，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他勉力为北斗村人重修“乡约”，就饱含着精神建构的意味。乡村精神秩序的建构，应该是一个返本开新的过程。也就是说，在赓续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创造能够应对新的现实问题的新文化。文学有责任关注并记录这个过程。

有评论认为，在《星空与半棵树》中显现各种戏曲元素。如何融通戏剧和小说，以尝试性地打开更丰富的艺术空间，确实是我从事小说创作后经常思考的问题。在这方面的经验，古今中外不乏例证。戏剧表达方式，既可以使小说对生活书写更凝练，也可以拓展其艺术和精神空间。《星空与半棵树》开篇便是类似“老戏”的“楔子”，力图快速进入矛盾冲突，并造成了一种紧张的情势。第98节则是承上启下的“过渡”，以一折戏迅速交代孙铁锤、何首魁等重要人物的命运，达到水到渠成的快速“收网”效果，这是戏剧的特长。注重故事的戏剧性，始终让人物置身于具体的矛

(据中青网)



读书有感

桐城，庐江，合肥。夹竹桃，悬铃木，合欢，丁香。山道，禅寺，村庄，圩田。野史，故事，诗歌，小说。桐城人洪放，闻而志之，行走，观察，体验，思索，遂有了这部散文集《幽深之花》。

乡村，是洪放魂牵梦萦的地方。一踏



编辑推荐

《星空与半棵树》写作时间较长，是因为写着写着一些人物与原初想法发生了背离，中途甚至停下了很长时间找不到路径。故事展现的是一个从乡村到小镇，再到县城、省城、京城的宽阔舞台，人物也是三教九流、五行八作。总之，是想描绘一个比较广阔的社会，力图展现更加“全息”的乡村生活图景。

如标题所示，小说主要讲述的是“星空”与“半棵树”之间的故事。简而言之，星空对应着主人公安北斗，半棵树则对应着温如风。这两个人物和他们的核心故事均发生在北斗村。温如风因自家半棵树被盗而引发了一系列行动，有冷静的，有过激的，有理性的，也有非理性的，当然，这只是小说整体故事的一个出发点。由半棵树被盗事件，横向牵连出了拥有另外半棵树所有权的村霸孙铁锤、基层公务员安北斗、派出所所长何首魁、书记南归雁，还有村民牛存犁等一众人物流。